

一笼不叫
一笼叫

◎ 周翔 著



◎ 周翔 著

一龙不叫
一龙叫



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
www.waterpub.com.cn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一笼不叫一笼叫 / 周翔著. -- 北京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，2010.10
ISBN 978-7-5084-8008-4

I. ①一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9481号

书 名	一笼不叫一笼叫
作 者	周翔 著
出版发行	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(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) 网址: www.waterpub.com.cn E-mail: sales@waterpub.com.cn 电话: (010)68367658(营销中心)
经 售	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(零售) 电话: (010)88383994、63202643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
排 版	北京中科洁卡科技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市地矿印刷厂
规 格	170mm×240mm 16开本 14印张 251千字
版 次	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2000册
定 价	32.00元

凡购买我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的，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自序

这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。

我曾经为自己散文做过一个譬喻：让思想的朗朗月光，洒向生活的片片竹林。

这是我的心灵驿站，是一片永不荒凉的地方。因为我认为，真正荒凉的地方并不一定是沙漠，而是没有情感的心房。

工作之余偶尔吟点小诗、弄点小散文是我心跳的记录。暂停写作的时光是我的休眠，而既不著文也不写诗的状态，是我心律不齐的状态。

因而，就像飞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，我常常将自己的作品视为翎羽。

前不久我给自己提炼了一段为文的座右铭：鸿鹄志，浩然气；平常心，脱俗念；厚重情，轻快文。我试图经常提醒自己：为文如为人，当高尚则高尚，该低调则低调，需平和则平和。当然，其底线是：格调永远不能低俗。

我试图把握手中的笔：时常如一枚唱针般刻画原声而决不矫情；时常如一叶小舟般轻快驰行而绝少承重感……李清照曾经有词：“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，许多愁。”我的散文意在遣愁而不是载愁，意在记事抒情而不是自我加压。因此我希望这片翎羽能够轻捷。

这本集子收罗了本人近两年的一些零星写作，多数是有感而发的即兴、即事之作。当今人们的遣情遣事已有许多载体，如上网聊天，如豪饮品茗，如大言不惭地吹牛说大话，等等，我则独特潜心著文的方式。这种选择使我获益匪浅。本集分为三个部分：“茅店月”集中了一些静态的作品；“板桥霜”集中了

一些旅行跋涉的文章；“阑珊处”则皆为应报社之约撰写的老照片系列。在怀旧散文《砂罐》等篇章中，我从笔端体味了那段奇怪而峥嵘的岁月；在记事散文《登上老山主峰》、《草原飞歌过内蒙》等篇章里，我又愉快地重温了深厚的祖国之情、战友之情、朋友之情；而《席梦思》、《一笼不叫一笼叫》这类信手拈来的文字，则令我见微知著，感悟人生沧桑之道，学会与时俱进……我衷心希望，这些作品带给读者的是愉悦，是美感，是轻快，让心灵远离冗繁和无聊，作别貌似深刻的。

我从来都赞同“著天地文章，法古今完人”的铭句。每当落笔，都喜欢自由、善意而未必诗意地描摹和书怀。虽然文中的一些观念未必确切，叙述未必完整，但我可以肯定决无低俗委琐的念头。人生天地之间，文以载道载情，而劣质的情调是难免颠覆的。

我记录，我心安；我记录，我存在。每当想到一些逝去的时光和感受将因我的记录而留存，甚感欣慰，我愿用我的散文拥抱世界，拥抱生活，拥抱有缘的读者。

周翔

2010年夏

目 录



自序

茅店月

3 / 家书抵万金

7 / 萍水逢舟

10 / 九江萍踪

15 / 砂罐

19 / 席梦思

22 / 幸福长

27 / 老磁带

31 / 城里的乌鸦

35 / 咖啡之味

38 / 选飞

40 / 赌手表

43 / 得意在师专

- 49 / 注目长筷子
- 52 / 抓痒树
- 56 / 麻柳树
- 59 / 黄葛树
- 62 / 梦哥
- 65 / 冰雪中的来客
- 69 / 家庭新成员
- 74 / 人犬情未了
- 77 / 狐狸视点

板桥霜

- 83 / 草原飞歌过内蒙
- 90 / 海风轻轻吹
- 96 / 五台山之旅
- 101 / 西山寄怀
- 106 / 远方的客人志愿留下来
- 110 / 一瞥宋词余韵在民间的影响力
- 113 / 回望东方红
- 118 / 大寨子情结
- 123 / 庖汤
- 126 / 一笼不叫一笼叫
- 129 / 觅石巧家
- 133 / 日新月异看永善
- 138 / 乌蒙江南看鲁甸
- 142 / 登上老山主峰
- 148 / 相思咏凉天
- 160 / 迎来送往

阑珊处

- 165 / 岁月惜别
- 168 / 小人书与八个牙膏皮
- 171 / 龙泉存风华
- 173 / 啊朋友再见
- 175 / 又想起了迎春灯会
- 178 / 煤油灯洗印的照片
- 180 / 恐龙博物馆前
- 183 / 人头攒动忆普查
- 185 / 廿载前的流动红旗
- 187 / 九零相会在北京
- 192 / 踏花归来马蹄香
- 195 / 十五年前的时装表演
- 197 / 赤壁之下怀东坡
- 199 / 呼唤不剩菜年代
- 201 / 十二年一觉改革梦
- 203 / 电站的卡拉 OK
- 205 / 风景依稀老工地
- 207 / 石鼓镇邂逅东方之子
- 209 / 街心花园的前天、昨天、今天
- 211 / 湖上飞歌



月亮的最大智慧就是向太阳借光,为曙光引路。

A full moon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of the frame, glowing against a dark, textured night sky. The lower half of the image is dominated by dark, silhouetted shapes of trees and mountains,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ystery. The overall tone is monochromatic and atmospheric.

茅店月



家书抵万金

3

茅店月

杜甫的这首《春望》是很有名的：“国破山河在/城春草木深/感时花溅泪/恨别鸟惊心/烽火连三月/家书抵万金/白发搔更短/浑欲不胜簪”。那天朋友聚会，谈到各自家中的藏书，友人夸了我一句：“你家的书不少，你可以说是家书抵万金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不知是友人的幽默还是对杜诗的误读。不过，不论是从家中的藏书还是寄自家中的书信这两个意义来说，都使我大感兴趣。于是，我回到家首先好好审视了一番藏书：平时不大注意，仔细扫视下来，嘿，家中的藏书的确值得一提。

首先是多。我现在的居室专门有一间书房，这是很令我满意的。前后搬了不知多少次家，住房越搬越宽，按理藏书们也应鸡犬飞升，同享宽敞，然而书本也暗自在增多。这间书屋装修时特地用一面墙做固定书柜，另一面墙摆放移动书柜。临了这两面墙还是有“胀库”现象。藏书们仍然相互紧挨着，有的还学着做搭人梯状，层层叠叠，可谓“书丁兴旺”。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，爱书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但是我的爱书之心有点博爱：总是要等到又一次搬家日子来临的时候，才不得已忍痛割爱处置一批旧书。那种万般无奈的心情，那种守财奴般的心态，真是对乔迁之喜的抵触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还记得好些书的来历：其中有早年东拉西扯混来的一部分，有节衣缩食买来的一部分，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各个渠道。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曾经血拼式地买过几本书，那时的感觉真是奢侈。在师专上学的时候享受带薪待遇，用薪水大把大把地购买教科书和课外阅读书籍，那时的感觉真是得意。每逢购到自己心仪的书籍，感觉总是满足和陶醉的。后来逐渐积沙成塔、篋满箱盈，感觉到的却是一种常态：读书人当如此，大丈夫当如此！

“你从哪里来 / 我的朋友 / 好像一只蝴蝶 / 飞进我的窗口 / 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 / 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……”我的这些蝴蝶们是不会飞走的，对此我完全放心。

其次是杂。我曾经试图把藏书分类入柜，结果根本行不通。除了专业类的书籍以外，古今中外、文史哲学、三教九流，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。甚至小人书也有一席之地。杂就杂吧，只好还是按习惯分门别类，让老学究与新潮流、高鼻子与黄皮肤们和平共处。

再次就是贵。翻出好些泛黄的书，封底的定价格外令人心动，好些世界名著不过就是一两元一本，一般厚度的只是几毛钱。偶然间发现一套美国海斯·姆恩·韦兰著的《世界史》装帧精良、图文并茂，近百万字，处理价竟然只要两毛五分钱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引领文坛风骚的浩然先生有一片《艳阳天》和一条《金光大道》，各有百多万字，公然五分钱就可以买一套，比卖废纸论斤两的价格还便宜，真是有点暴殄天物！而今却大不同了，一般的篇幅定价都在十多元，精装本数十元也是常事，尤其流行书更是价格不菲。出版商和一些江郎才尽的作家们文思枯竭，便从古人堆和典籍里搜索枯肠，改头换面，称为推陈出新，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。这个办法不错，虽然不会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，但是至少没有著作权的纠纷。幸好我的这类书不多。

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按照现价，我的“家书抵万金”是绰绰有余的。但是我面对满墙满柜的书籍陡生感叹：好些书我都还来不及细读，甚至还有少数尚

未阅读。有人说：“一本书如果老是合着，是与石头没有什么不同的。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的一些书籍犹如石头，严格说起来还不如那些突然声名鹊起、身价倍增的金江奇石。这算什么贵呢？所谓贵，应表现在它的保值和增值，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和实用价值上。

我书屋的一个角落还真有一些另外的、真正的家书——陈年的家庭书信。现代人早就不习惯传递书信了。所以这些躲过几次焚烧毁灭劫难的书信犹如古董。打开一封封亲切的老家书，凝神注视一行行熟悉的笔迹，重温一段段美好的记忆，如对昔人。

翻出 20 世纪 90 年代孩子刚启蒙时“搭车”写给妻子的几封短信，很使我感动。当时妻子在昆明医学院上学，孩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溢于涂鸦的文字：

“妈妈您好，听爸爸说，妈妈当上了副班长，我很高兴。我上了大学也要当个副班长。请您给我买一条白色的连袜裤……”

“亲爱的妈妈您好！您最近身体好吗？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爸爸也很好。奶奶已经出院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想您。您要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。……小恒不带我去买早点，我很讨厌他（她）。您要记住帮我买点东西。祝妈妈快乐！”

“亲爱的妈妈您好！我前天已经考完了中期考。我估计语文数学都可能得 100 分！这几天我的心情都很愉快，经常去公公婆婆家。新家很好玩，我常常在地板胶上打滚……”

我又随意翻出一封进入新世纪后孩子从大学写来的信：

“……今天是开学第十二周的最后一天。每当想到离我回归的日子不太远了，我就挺激动、挺高兴。昨晚到长沙火车站，我特地跑进紫金龙大酒店看了一下：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而刚到长沙时的一幕幕历历在目，所有的欢乐、离愁也历历在目……那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过去，感觉妙不可言。又想起你们把我送进学校，然后决定当晚要走。我的泪水忍呀忍，忍到真的要再说再见那一刻……此时我在听爱尔兰女歌手恩雅的轻音乐，心情的调子也跟着低沉了。感觉像是在一个空旷的绿色山谷，有潺潺的溪流和朦胧的天色，心很静，也很净。反正一听音乐，我的心情就会很好，感触也会很多。最近进了金融学院学生会的新闻部，写稿子会很频率（繁）……快十二点了，祝爸妈此刻晚安。”

一晃十多年寒窗过去了。前后的书信在文字和知识上岂能相比。但唯一不变的，是一颗童心和一种终生相守的血缘亲情。

我还翻出好些当年岳父大人写给妻子的信件，其中除了关切还是关切，除了亲情还是亲情。如今岳父已经去世多年，不忍过多回顾，真有点“衣裳已施

行散尽，针线犹存未忍开”的感觉，眼眶一直是热的。至于十多二十年前妻子在昆明进修和上学期间、我偶尔出差在外期间的情书互递、亲情互答，不胜细腻甚至琐碎的书信，依然是那么的清纯、那么的“思无邪”，仍然那么的令人如痴如醉。家书无言，贵在平常心，贵在互不设防，贵在实感真情。

我曾读过《曾国藩家书》、《傅雷家书》。同是家书，作者一个是封建时代的清朝廷湘军首领和一代枭雄；另一个是受人敬重、自尊可嘉、傲骨铮铮的现代著名翻译家和一世文豪。不管他们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社会角色差异有多大，他们的家书都是那么相似，均具有家书的本质特征：坦诚而亲切。不论是父子骨肉之间的嘘寒问暖，共话家常，“叨陪鲤对”般的教诲探讨，谈天说地；也不论是兄弟手足之间的互通有无，相互勉励提示，评古论今，文字皆不事修饰，开门见山，如行云流水；情感皆直抒胸臆，深情厚谊，溢于言表；意见皆直言不讳，是非好恶，一针见血。杜诗中的“烽火连三月/家书抵万金”，其中最珍贵的，显然就是亲人之间相互惦念的心理，相互对平安消息的期盼。这种情感，在一千多年前的战乱时期，非家书不能表达，非家书难显其贵重。

有一首曾经流行一时的歌儿《一封家书》，歌词平铺直叙，尽是家庭琐事，天伦絮语，一己私情，但经歌手娓娓唱来，却也有些感人：“亲爱的爸爸妈妈/你们好吗/工作很忙吧/我在广州挺好的/爸爸妈妈请不要牵挂/爸爸妈妈要保重身体/不要让儿随时牵挂……”通篇尽是一些家常话，特别有一句：“管得不严就不要（上班）去了”。像什么话！我对同事们说，李春波小子教他爹偷懒怠工，千万学不得。虽然是笑话，可以看出家书倾诉衷情真是直率得可爱。

我似乎真的注意到了自己那些可抵万金的家书——包括家中的书籍和家人的书信。我对自己说：我得好好花一点时间，把它们整理好阅读好利用好，以免它们明珠暗投，使我身在宝山不识宝，枉自“家书抵万金”！



萍水逢舟

人生何处不相逢？那天整理旧笔记本，一本泛黄的练习簿使我怦然心动：嘿，这不是当年与我萍水相逢那“一叶扁舟”留下的吗？

练习簿里夹有一张电报纸写的留言条，一首小诗跃然纸上：

萍水相逢遇俩舟，旨趣相投行清流。
天水空阔难长泊，知己不得共春秋。
差役逼吾别君早，相识恨晚惜聚首。
待到扫尘归寒舍，鸿雁传书盼挚友。

另外有一段自谦文字如下：

“翔友：你我一见如故，且八字大有共同之处，经历处世爱好专长确实无异。但建森文辞拙劣、才德粗浅，满纸尽胡言。而仁兄自幼沐浴日月之精华，浸透天地之灵气，饱尝人间之五谷，经受世事之艰难，磨就了一身本领不凡，且尚怀更大志向，须多考究名人佳著……”

练习簿是一本随笔集子，有一段《赴昭通》很有意思：

“飞机冲破千层雾，俯视大地万顷绿。真想不到，此次能天地一巡。第一次乘银雁（燕），心情难免激动一刻，此行将在一生留下一笔。只可惜云雾太大，本欲登高展望祖国滇北部风光，无奈又被遮得严严实实。渐渐进入梦乡，

一觉醒来，以（已）到昭通。

……数日来昭通一观，略觉此地有两大特点：一是果树成荫，玉米成林。虽如此，叹一声，苹果青绿不得尝，一日三餐皆杂粮，命中就不强。二是小摊小贩，充塞街巷，东街吆西街喊，商店物品购不到，自由市场卖不完，只要有银两……”

呵，原来是 1978 年 7 月的一次萍聚。

那时我在地区邮电局工作，退伍不久，考上了昭通师专，正准备赴学。一天，在报房里遇到一位举止文质彬彬的同龄人，据介绍是下关邮电局前来我局交流电报电传业务的，名叫周建森。攀谈一通，得知他也是刚从部队通信兵退伍回来，聊起文学话题，侃侃而谈，顿时拉近了距离，大有一见如故之感。那时没有名片可交换，于是相互交换文字，我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萍水逢君十分巧，同姓同仁同爱好。更喜少年同从戎，携手电波乐陶陶……”他却赠了我这本“随军记”的练习簿。

转眼间近三十年过去了，这个练习簿使我一下子想了很多很多：

首先当然是岁月如流。当时的周建森，不知现在怎么样，我好生想念他。他走的那天早上，我来不及去送他，他托人留下了这个本子，说明了我对他并非自作多情。其次是友谊万岁。时隔十多年之后，1992 年我率队去滇西滇南考察工作，在苍山洱海之间，有一个晚上我特地带了几个同事去下关邮电局拜访他，苍山不负苦心人，终于打听到了他的府上，可惜他不在家，跟他妻子说明了情由并留下名片后离去，可惜的是之后就杳若黄鹤……又是一年年的芳草绿，在毫不知晓建森君近况的前提下，我依然惦念着他。

我想起那个朴素的年代。我们其实并没有在一起痛饮过一次幸会酒。这是历史的局限，也是一次遗憾。曹孟德当年有诗云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。”我今有杜康，未必能够解忧，也未必有什么忧。我还想起那个年代真挚的同志朋友感情。我们当时其实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，我们所拥有的无非就是相识的机缘、相互的好感、相同的事业、相通的爱好的，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他肯定没有想到我会把他的练习簿保存这么多年，今日还会记忆犹新地想起他这个邂逅的朋友。我也毫不指望他会在若干年以后尚能“白发如新，倾盖如故”。

我得感谢这个练习簿，它使我将一切该想起的都想起来了。我还得感谢自己珍惜友情信物的习惯，虽然我没有把该丢的东西丢弃，但我毕竟把该留的留下了。

我并不愿意一味地回忆过去。客观上说，过去的一切毕竟都过去了，往者

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重要的是在珍视过去的同时，必须把握好今天和展望好未来。

未来能怎么样呢？若是真的能够再见面，我无法想象建森先生会是一副什么模样。岁月无情，肯定彼此都会有点“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吟应觉月光寒”的感觉吧。即使不再见面，相信我也会把这一分真情永远地珍藏下来。

记录是人的天性，记录也是人的责任。

收藏是人的习惯，收藏也是人的美德。

我的挚友曾告诉我三句人生的哲理：生命是一个过程；两点之间的最近距离不一定是直线；懂得放弃是一种大智慧。

我也想告诉朋友们我的三点感悟：生命的过程离不开记录和收藏；人与人之间最近的距离是情感和理解；懂得放弃的同时，一定要注意有选择地记录和保存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没有选择和记录，就没有珍惜，没有选择和记录，就没有人生！